



旧事

夜幕垂帘，夕阳刚刚隐退，父亲便拿起锄头和长钩去屋下面的池塘敲塞在塘口竹根上的木塞。

水冰冷刺骨，尽管父亲小心翼翼地不让池塘的水漫过雨衣雨靴，但还是打湿了衣服，漫进了靴子里。第二天，天刚泛起鱼肚白，母亲便挨个叫我们起床捉鱼，趁大过年这几天捞去卖，才能卖上好价钱。

家里有捞鱼网和抄鱼网，而雨衣雨靴只有父亲才有一套，母亲受不了寒，我们叫母亲在池塘边上捉我们捞上去的鱼就OK。我与哥哥把裤管卷得老高，双脚一踩下去，池塘的底泥就漫到了胸口，吓得我立马朝高的地方走，母亲连忙叫我和哥哥上去，怕我们被冻病了。

池塘是村上的，以前承包的人家，从没清过污泥，以至于池塘的底泥越来越厚，等到我们家承包，底泥浮上来已有半个人高了。一池塘的鱼，从年头打草喂到年尾，光靠父亲一个人打捞怎么行，天马上就亮了，还得赶时间，把鱼挑十余里

## 卖年鱼

□ 陈罡元

县城去卖，半刻都不能耽误。

哥哥高大过我，力气也比我大，他一网能捞上好几条大草鱼。我也没闲着，虽然去不了池塘深处，但池塘四周的大鱼小鱼都被我捉了起来，倒进了岸上的大木桶。母亲心疼我，一边叫我洗脚上去穿鞋子，一边望着池塘和木桶里的鱼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我捉到了一条大鲤鱼，捧给母亲看，没想到大鲤鱼翘了一下尾，又滑了下去，啪啪翻跳了好几下，溅得我脸上身上全是泥水，跟个大泥猴似的。正在生火做饭的外婆，听到我一惊一乍，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，来不及放下火钳，便从厨房跑了出来，站在草坪边上问我出了什么事。

鱼捉好了，分了类，用清水过两次，把大草鱼放到事先用稻草铺好的箩筐里，小鱼则先放到小水池，等卖了大鱼回来再慢慢挑选。匆匆洗漱，多想把被冻红的小脚，在灶膛暖暖的柴火上再烤一会。只是，时间不等人，哥哥拿了些稻草放进竹篮，我拿着秤，跟上父母一前一后地出了门。村里人要买鱼的，早在村口等我们，

母亲会给他们低于市场的价，说都是乡里乡亲，得优惠。

十余里的县城，能听到父母肩膀上扁担咯吱、咯吱的声音。还有乡亲们卖猪肉的、卖鸡鸭的、卖炭的、卖蔬菜的、卖花生和豆的，也有卖鱼的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一边走一边说一边笑，还一边擦汗，用手绢和毛巾扇风，把原本严寒冷峻的冬天，搞得热气腾腾，生机勃勃，喜气洋洋。由于担子太重，我和哥哥也只能帮父母担上一小段路。

等到了市场，眼尖的，一瞧就知道我们是农家鱼塘吃草的鱼，个个蜂拥而至，弄得父母手忙脚乱，称都称不过来，母亲连忙叮嘱我和哥哥，人太多，一定要看着点，别让人家把鱼提走却忘了给钱。

不是用饲料喂的鱼，会特别香甜，煮的汤都呈白色，母亲会在每年过春节前，事先用粉瓢捶些红薯粉条晾晒，然后来了客人，不是用鲤鱼、大头鱼便是用草鱼煮粉，美味鲜嫩，吃得亲戚们个个称赞。

捞年鱼、卖年鱼，虽又忙又累，却也掺杂着喜悦，它是农民们一年的收获和希望。

世相

## 围巾 幸福的缠绕

□ 青衫

一到冬天，冰天雪地的北方，围巾是不可或缺的装扮，保暖又时尚，是每个爱美女士的必备单品。而男士也随着时尚的潮流而走，系上围巾一样不失男子汉的大气，且瞬间化解了身上过多的棱角，平和了许多。

我对围巾也是情有独钟，一条恰到好处的围巾，可以使通身的点睛之笔落在颈间。绒线织出温暖的眷恋，围巾带给我许多温暖的回忆。

我喜欢的作家张小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围巾的文章，其中有段话我记忆深刻：“男人身上的冬衣，每一件看起来都很酷，只有颈巾例外。它让这个在寒风中走路的男人看起来没那么寂寞。”的确，这和颈间空落的男人比起来，多出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温度，还有意念中的暖与睦。

上大学那会儿，同学之间流行织围巾，有男朋友的给男朋友织，没有的就给自己织。我也拿起针，买来一卷深灰色的绒线，给他织围巾。在伟大的爱情面前，原本第一次织毛活儿的我，也变得心灵手巧起来，一针一针地把爱织进去。我想象着他戴上围巾的喜悦，想象着我们的爱情能像绒线一样长长久久。

象牙塔里稚嫩的爱情，一旦走入社会，往往都是不堪一击的，我们也不能免俗。分手时他想把围巾还给我，我伤感地叹一声：留着吧，它永远属于你。从此我们远隔千里，后来他在一次旅行中，发在空间里几张照片，虽然只是秋季，但他还戴着那条深灰色的围巾！我的泪，瞬间流了下来。

后来，我又恋爱，还是不由自主地喜欢织围巾。闺蜜说我傻：有织围巾的功夫，不如和他出去谈谈情、跳跳舞！我不以为然，情是要谈的，但是也要“做”出来，我亲手织的围巾，胜过千言万语。这一次送出的围巾，如果不提醒，他就不会戴在颈间。被我问得多了，才说了实话：不喜欢。他喜欢丝质感的围巾，不要大，只在衣领内露出一点点即可。

我恍然大悟，知道围巾送错了人，也洞察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分手在所难免。这一次我把围巾要了回来，不想自己饱含深情织出的围巾被轻视。

直到我遇见现在的爱人。遇见是在夏天，我犹豫再三决定还要织围巾送他。因为我感觉一条围巾除了能表达爱意，还有“试金石”的作用——一个爱你的人，对你的付出无论是否喜欢，都要满怀感激才是啊！

慢慢地从夏织到秋，在深秋的某一天，永远忘不掉爱人戴上围巾那一刻的欢欣雀跃，他说：“除了我妈，没人给我织过围巾！”问我还会织什么，说以后就穿我织的“温暖牌”！如今我们已走入婚姻五年，幸福的生活就像那条围巾一样，温暖又妥帖。他说毛绒绒的围巾就像一枚爱情勋章，整个冬天都因它而温暖。

只要你喜欢，只要我愿意，冬日里的围巾，长长久久地缠绕住幸福的光阴，一起到白头！

闲话

## 年味记忆

□ 安建雄

大寒节气过后，天气开始悄悄转暖。春的气息已扑面而来，空气中的一切都好像在酝酿着节日的浓重气氛。

这样的时候，忍不住怀念起童年的年味来。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度过的，我的老家在彝山深处，当时的物质贫乏可想而知。对于我们这些山娃子而言，那是一个嚼草根都特别香甜的年代。

每到入秋时节，我们就巴不得山上的树叶尽快变红，秋山像火一样灿烂过后，年关就近了。不管家中如何困难，除夕这一天，都要宰一只鸡，以显示这个节日的隆重。如果年成好一点，食物会更加丰富，糖果也会备得更多一些。那时，我们脑海中的“盛宴”，也就莫过于此了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我念五年级时，一个同学非常认真地向我表达过他的梦想，他满眼憧憬地说：我最大的梦想，就是能够天天过年！

每年的尽头街——也就是年街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央大人带我们去，尽管来回要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。街上人山人海，有时挤得连脚都落不了地。满街的花花绿绿，男孩子最先想要的东西就是爆竹，因为爆竹的威力和花式，在过年几天的时间里，最能给男孩子带来自豪感。爆竹买回来了，要在朗朗的太阳底下晒一晒，这样它才会响得脆亮有力。爆竹在太阳底下晒着，我们忍不住要摸一摸，真像宝贝一样。

年夜饭过后，孩子们打着饱嗝，用手抹一抹嘴上的油，带着非常满足快乐的神情到村中的某一地点集中，而后由大一点的孩子指挥着，浩浩荡荡地去进行一项重要的活动——讨柴。队伍每到一户人家门口，都会用彝族话大声齐喊——给柴来，给柴来……那声音喜气而有活力，久久在彝寨里回旋。主人家会愉快地将家中不便烧的粗大的柴块交给孩子，有甚者就连破了的猪槽也让孩子们抬走。接受任务的孩子将讨来的柴抬到宽阔的场子上。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场子上已经堆了如同小山一般的柴垛。

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，除夕下午孩子们挨家挨户讨柴，然后在初一早上燃起熊熊大火，其实是寄寓了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之意，更表达了世世代代的山民们希望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红火的心愿。

一转眼，三十多年过去了。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是我那在大山深处的老家，也已经处处呈现出现代化的景象。只是，我童年时麦芽糖的滋味，还有那些讨柴时纯真而喜气的声音，都已渐去渐远了。



渔家姑娘 苗青 摄

市井

## 本分不丢人

□ 杨进峰

我在外工作三十多年，每次回到家乡，与乡邻见面，未开口问候，先递上香烟。乡邻们会看看烟牌子说，你在外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抽这么廉价的烟？我微笑着，抽习惯了，总觉得这烟好抽。

一次回到家乡，看见也在外地工作的坤回到了家乡。坤见到乡亲，也早早递上了香烟。大家看着坤递的香烟牌子说，这烟没见过。大家点燃后吸上一口，都说，这烟真好抽。

坤递上香烟与相亲们交谈了几句便离开了。我看了那香烟的牌子说，这烟我出差时见过，一盒二十元。话刚出口，二十四岁的远房侄子说，人家坤叔每次回到家乡发给大家的烟都是每盒价值上百元的，坤叔在外工作那么多年，给大家发一盒二十元的香烟坤叔怕丢不起那人。

不知远房侄子是随口一说还是专门说给我听，我当下觉得胸闷气短心口被堵，脸一下子也红了起来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此时，好事的堂哥拿出手机说，我百度一下坤给大家发的这香烟到底价值多少。堂哥边百度边说，这烟是软盒、精品……百度出来了，每条价值一千元整，那么每盒应该是一百元了。

说实话，随着工资的增长，我从最初回到家乡给乡邻们发的每盒价值五元的

香烟到今天发的每盒价值十五元的香烟，就这样，见人就发烟，也觉得自己经济上着实承担不起。坤如此大方豪气，让我羞愧万分。

几天后，我去火车站要返回我所在的城市时，正好遇到了坤和妻子也要返城。坤向妻子介绍了我，坤的妻子说，你也在外地工作呀，你们家乡的人怎么这么不理解人，坤带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时，拿出平常抽的香烟递给乡邻，乡邻说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，不大方不豪气，用这么廉价的香烟招待大家。还有人说，这烟太平常太廉价，不抽。从此，坤为了面子，每次回家乡都要打肿脸装胖子，买上高价香烟。因经济上着实承担不起，原本每年探亲回家乡一次，也只好改成两三年回一次了。

人情世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方法与智慧，对此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一句诗很是经典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人与人间的人情往来，有时需要用金钱来表达，但是一分钱也是爱，实在无须计较其中钱之多少，若只一味看重于此，且为了虚荣而变成自身负担，那么人与人间也便会只剩下世故，丢了人情，自是得不偿失的。本分本身不丢人，做好自己的本分便是了，不必去理会太多。